

迷宮聲音

潮起

那年扶桑爭豔夏意正濃，大溝渠旁柳條垂簾水葦直梳，清流裡白雲笑彩魚游，我摘了幾朵紅暈扮做新嫁娘，捻下夾竹桃綠葉編織成小船，輕舟還沒覆水，一顆飛石就濺起白花，雲破了！四姐的爆炸頭扭曲在水鏡裡，我怯怯回望，肆無忌憚的南風竟抓起她幾縷青絲畫臉如鬼魅。我扯下紅花，火速跑回麵店廊上清洗堆積如山的鍋碗瓢盆。小船已經走遠，而我的心思還在油水裡撈探：四姐是在惱怒母親昨天送我的小紅袋？

母親脫掉圍裙從架上皮包裡掏出白球一顆，剝開膠殼取下小丸數粒沖泡熱水溶了要四姐喝下；見她嗤鼻搨風又掩嘴作嘔，母親便沒好氣的說，女人初經來洗前必氣血失調諸事不順，吃了白鳳丸能補血行氣。懵懂的我還不知女人密事，視那顆白球如斗大的珍珠；弟弟在一旁扮臉哂笑，硬是偷摸了幾顆在榻榻米上彈珠把玩。

宅院裡的大鐘沉穩的敲了三響，我聽得清清楚楚，日頭還沒斜照，別了湯湯水水，剩下的時光全歸我。啊！沒忙完呢！早晨上漿的被單還晾在竹竿上，煙燻蚊蚋的破布也還沒撕碎。新栽的青蔥可以提早澆水嗎？弟弟提著水桶在廊下催促，說再慢就抓不到青蛙。我喚弟弟來幫忙，他拿著長棍胡亂打出漫天棉絮後就在被影間穿梭嬉鬧。弟弟是家中最小的男丁無事生產，還沒入學的他成天徜徉於綠野阡陌間，抓魚捕蟬泥地上賽青蛙，嬉戲是他唯一的功課。

兩天後，我們果然見識到白鳳丸的厲害，四姐蜷曲在大通舖上又哭又叫又翻滾；我和父親在麵店裡忙得焦頭爛額，母親來回宅院和麵店間已不下數十趟，每片背脊都溼滿了汗水。弟弟一定是嚇壞了，我們進大廳時，竟見他雙手合掌屈跪在十誡前喃喃自語，躲在玄關的小黑哀嚎出喪犬的低鳴。我也嚇壞了，四姐全身癱軟卷髮濕貼在蒼白的臉龐，宛如一隻初產的母狗。我真的嚇壞了！端進熱水時，波波漣漪還在水盆裡打顫，母親用毛巾熱敷四姐的下腹，再拭去她額頭上的汗珠；四姐一個翻身，我才親眼目睹那一灘血，一灘溼熱黏稠帶著腥臭的紅血。啊！生為女人似乎有點驚險。

母親神秘的打開衣櫥，從底層抽屜取出一個布包。是旗袍吧！那件母親結婚時穿的珍珠色綢緞旗袍。「這是啥？」看到那件長方形防水生理褲時我的失望大於驚訝。四姐哭著說她不要穿上十字貞操帶，兩個女人的對話我完全聽不懂，什麼子宮卵巢月經不順懷孕生小孩的事，畢竟我只是個十歲大的女孩。

幾天後四姐得到了一件針織生理褲，也就不再颳風下雨，但她卻時常凝望著藍天強說愁，偶爾獨坐孤燈前還會吟唱幾句唐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背誦唐詩我也會，只是變成女人後的她實在有點怪！

母親的戲碼還真不少！中將湯在白鳳丸謝幕後登場，名聲雖然響亮藥效卻很溫和。母親胡謔了一段中將公主的故事後硬要四姐服藥，弟弟對日版的童話興趣缺缺，倒是「中將」二字激發了他的武士崇拜。「我喝！」弟弟拍著胸脯一把搶過湯藥，幸好母親攔得快！四姐服完湯藥一臉紅潤，笑他險些變成閹雞說話娘腔嗲氣。

盛夏的午後，暑氣上升雲影幻化，日頭偕南風歇腳在樹梢，父親斜靠著竹椅打盹。長板凳上我眼神呆滯搖晃著兩隻光腳丫，眼瞳裡映著那隻懶得追白貓的黑狗。假寐的風偶來騷弄父親的白鬚，幾句夢囈喳喳不清，卻是又要我背唐詩否？小時候我總是乖，

吟誦完三首河洛後父親也醒了，我便央求父親再說一段唐山故事。

話說數百年前先祖隨鄭成功滄桑渡海，不畏狂浪最後在五里林溪落了腳，幾經烽火燎燒子嗣依舊在「水流庄」傳了下來，據說那片九芎林綿延有五里遠-----

父親還沒說到精采處我就鼾然入睡，迷濛中父親宏亮的聲音還斷斷續續在耳畔繚繞：那大水來勢洶洶，四個男人合力扛起一棟「柱仔腳厝」就跑-----

然而跑到我夢裡來的竟是床單上的那一灘紅血，我在血水裡載沉載浮，身為一個女人的磨難也隨著家族史的滄桑，悄悄噬咬著幼小的心舟。

殿堂

那間墨綠色的老教堂彩窗褪盡天光透亮，木造十字架下的黑白琴鍵歌詠過無數新魂與舊魄，母親也曾經摟抱我在方池裡浸洗肉體喜獲新生。今天來是？三姐要結婚。

昨夜，母親照例哭了好幾回，赭紅色皮包旁攤著黃金手鐲耳環戒指各一對，這些新款式跟二姐的不一樣，唯一相同的是那條包裹首飾的白絲絹。母親頻頻拭淚交代婆媳禮數姑嫂關係外加三重和四德，又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女人命如油蔴菜籽自己選擇的路就要甘願受。

今天，三姐要結婚我很害怕。自從得知她身懷六甲，我就不敢與她同睡一張床，深怕長夜夢魘來襲輾轉難眠殘害無辜幼魂。俗說刀剪針線碰就破相，偏偏她賴美髮為業刀剪都不可缺；禮車上，我的胡思亂想噙出一陣耳鳴。

二姐結婚時我和弟弟左右一把鮮花蹲踞兩邊，而今尷尬青春不是花童不當伴娘，至少也能在聖歌席上誦唱幾句祝福。廳堂裡肅穆莊嚴百合含笑，琴韻流洩時眾目聚焦，但我看不見三姐！進行曲已經響起，父親微跛的雙腳沉重，他手上牽著的新娘可是我三姐？蜜粉胭脂刷蓋了清純和自信，琴聲暫歇時我還在尋覓那張熟悉的臉龐，姐夫一臉粲笑掀開新娘面紗宛如摘下六月天的紅太陽，唉！我終究沒找到她。

老牧師致詞冗長大夥差點沒睡著，都怪建築設備陋舊風扇切不碎炙熱，長老們紛紛點頭賓客也呵欠連連，不耐煩的花童已經汗流浹背，就連新娘也斜倚著新郎，與會的上百人中只有我一個在擔心。致詞終於結束，我張口詠出一串顫音後，瞄見三姐用腳尖尋覓那隻被她踢掉的高跟紅鞋。我在心裡暗自祈禱，可別摔傷了肚子裡的小生命！

翌年春日，一陣嬰啼喚醒天地，小女娃不吵不鬧呵笑奮力踢著雙腳，頭回跟她碰面我左翻右瞧全身上下沒見著一丁點疤痕，想必是她母親的子宮囊袋堅韌刀槍不入的緣故。那夜歸來，我平躺床上雙手輕撫著三角地帶，闔眼默禱他日也能為新魂保留一座溫暖的殿堂。

一聲脆響，宅院的東窗破了。塗了紅漆的窗櫺裂開我胸口的憤怒，圍牆外的頑童挑釁的舉起兩顆青澀的石榴，我咒罵幾句便跑去跟母親告狀。忙碌中的母親揮揮手說，赤日曬啞了母樹，那株石榴再也產不出子來了。

時光荏苒，大哥結婚二哥娶妻，教堂依舊一色斑駁的綠。季節更迭忽冷忽熱，父親一陣暈眩腦溢了血，西醫中藥都回天乏術被抬著進家門，母親哭過了逾越節父親還在喘息。算一算，父親已經昏迷了數百個日子。慘綠的廳堂裡老牧師帶領我們絕食禱告三天又三夜，沒有人看見天使耶穌和上帝，但奇蹟真的來報到！

父親醒了！醒在母親家人的淚眼中，說他遊遍天堂地府共七七四十九天，要不是

聽到母親的呼喚，他可不想回來。清醒後的父親筆鋒更健，彩筆一揮耶穌天使齊聚一堂。「怎沒看見上帝？」小姪女亮著大眼問。父親指著一團光說上帝帶著他重回伊甸園。清醒後的父親很忙碌，綠色教堂裡響著他宏亮的見證，一場又一場。

肉體畢竟賽不過鋼筋水泥，老牧師辭世後，遠處的山頭上多了一間綠色小教堂。母親不諱談生議死，在綠色小教堂的山坡上為自己和父親預留了一方墳地，款項一次繳清不讓後輩操上一點心。

一年寒雨，大姐驟然踏上黃泉路。瞞了父母多時，兩老終究起疑，幾番哭天搶地後母親遺憾的說，你大姐嫁入世俗，隨夫家燒香拜佛自是進不了咱們的老教堂。

數年後，十字殿堂上父親的笑臉盈盈，一幅幅花鳥魚獸掛在五彩玻璃上，百合再度飄香，這次天使帶走的是我最敬愛的父親。聲聲驪歌奏亂我失序的步伐，山坡上一掬黃土一束鮮花淚已成河，微風徐徐，白雲蒼狗再也追不回父親遠去的魂魄。

我開始畏懼這座殿堂，畏懼百合的芬芳，畏懼祂再度帶走母親或任何一個家人。然而每個聖誕夜我還是整裝赴宴，每年新春禮拜我依舊捧詩吟唱，這歌生賦死陰陽匯聚的空間除了上帝耶穌和天使，必定還有許多幽靈留連吧！

紅袋

哪個女人出門不帶個包包？

先不談這包包的實用性或裝飾性，也不管它是大是小，總之女人一輩子都和錢包皮包背包手提袋脫離不了關係。也難怪最近微風廣場颳起了一陣 LV 瘋，一個鱷魚皮包要價驚人還是有許多拜金女趨之若鶩。明牌的魅惑叫人費解，但真正讓人費解的是竄燒的物慾；倘若皮件藝術也能進軍羅浮宮，那麼勝利女神會不會背著 LV 展翅高飛？

日前瞥見一則皮包廣告更是噱頭十足——GAUCHO 大提包，讓你一次擁有整個慾望城市。這駭眼的詞句撞飛了我在捷運車廂裡的思緒，也觸動我挖掘提包裡深藏的私密。

年邁的母親習慣把所有家當塞進皮包，再一一擺放床邊，斑駁的冷牆下堆砌著一只只歲月的壘包。每次回家探望母親，那些皮包總是靜靜的躺著，就像她殘弱的身體；它們有的張嘴有的閉口，一如母親神智不清時的喃喃囁語。

長久以來，我對母親的皮包一直有著難以割捨的子宮情結，它是我孩提時口慾和快樂的填充包。每回母親吃完喜宴歸來，我們幾個孩子便圍攏過去，當皮包打開的霎那，小小胸膛立刻鼓脹了滿滿的香氣；那是白色方巾裡包裹的喜宴剩菜，炸肉丸子白斬雞鮮蝦糕點，鹹的甜的葷的素的全和在一塊，儘管五味雜陳，我們卻視為山珍海味。抹去嘴角後，母親會偷偷塞給我一顆白脫糖，避開兄姐的視線，我跑到扶桑花下剝開黏答答的黃色包裝紙一口丟進嘴裡，那椰奶的甜滋味到現在還是記憶猶新。

母親喜甜食，行動不便後床緣的衣架上掛滿了紙袋和塑膠袋，裡頭塞著各色零嘴。夜半，時常傳出翻找的窸窣聲。那時，我還在外地進修難得返家，每每聽到沉重的腳步聲在樓梯間響起，我倏地驚醒在階梯上將母親攔截；攙扶她進房間後，母親果然又在皮包裡挖探寶物，我婉謝黃金寶石問她是否還藏著兒時的白脫糖。

兩年前接到母親病危通知，我和兄姐們日夜輪番在加護病房外守候，二姊遠從北部南下，雙手拎著大包小包煞有母親當年的架勢，而我一心掛慮著母親的病情，早已

沒了孩提時窺探皮包的好奇。一日三次，短短十五分鐘的會面，偶爾清醒過來的母親交代的竟是她皮包裡那些小家當的瑣事，或許哪日我終能釐清皮包對母親的深重意涵。

拗不過母親的催促，我回到橋頭老家，循著母親叨叨的絮語找出大大小小的提袋三十幾個，令我張舌的不是提袋的數量，而是裡頭埋藏著母親一生的菁華。小錢包裡有各式各樣的首飾，大提袋內還留著幾件父親生前的衣物，而一些扣不起來的皮包竟塞滿了聖經聖歌譜和一本本褪色的照片-----

我是睡著了，抑或是靈魂出了竅？睜開雙眼後才知道自己躺在母親的床上，手裡還緊抓著那條曾經包裹山珍海味的白色方巾。

家族裡只有二姐遺傳了母親酷愛皮包的基因，或者她更青出於藍，不拘花色不計大小，也不管名牌還是地攤貨，只要看對眼就帶回家，而真正派上用場的比率有多高就不得而知！母親外出時總是穿戴齊全，一身素色旗袍一對珍珠耳環，項鍊手鐲一色搭，當然皮鞋和皮包也要素配才行。昔日母親梳妝時我老愛在一旁觀看，母親見我雙眼眩惑便說：「女人最邋遢不得，我們日本先生曾經告誡，即使再窮也要穿得體面。」

我還來不及追問皮包對母親的意義時，她老人家就已經失去了知覺，沒有插鼻胃管的另一個鼻孔氣息微弱。我依兄姐交待在老家櫥櫃裡找到母親先前要我們打點好的壽衣，寬大的素白綢緞癱瘓在床上，恰似母親日漸萎縮的身軀引人鼻酸，唯一咧嘴輕笑的赭紅色皮包，白色方巾半露在外，是要舉旗抗議遭母親的遺棄嗎？

去年冬夜，一場突來的天搖地動，把我逼出剛新遷的鄉下鐵皮屋，我站在方圓五里看不見燈火的漆黑裡，疾走了幾步才劃亮那盞時常故障的監視照明燈。看著牆上折彎的身影，皮包斜掛，手上拎著一個放了重要文件的彩色提袋。我還來不及笑自己的憨，大白鷺粗嘎的叫聲就在樹梢響起，看來竊笑我的並不只天邊那一彎冷月。

一陣海風打響鐵皮，我頓然領悟皮包對母親的涵義，那是烽火綿延的時代輓痕，是片刻不得安心的空襲與掃射，是毒辣辣的紅太陽灼傷台灣每一吋鄉土的悲情。當夜，母親來到我床邊，穿著昔日的旗袍，雙指一彈打開皮包，一陣炸肉丸子的香味將我吞沒在夢裡。

從那日起，我就特別喜歡觀察女人的皮包，看久了也能探究出些許端倪。外表精明能幹的女強人若在皮包裡挖了半天還找不著東西，你就得對她重新評估；一臉清湯掛麵的乖乖女，誰都不敢保證她的皮包裡有沒有保險套；至於穿著光鮮亮麗的靚女也許是藉著皮包略展她的暗夜魅力。當然我也看過穿著邋遢的女人背著四瓣花，但誰說貴婦就不能買地攤貨！偶爾我會問起他人母親皮包的總總，然而物換星移誰還會記得一個小小囊袋！莫非是我情衷母親皮包太深的緣故。

是不夠女人？還是我寡情物慾低落？皮包之於我竟只有實用二字，塞得下一本書是唯一購買的原則。揭開我個人皮包的私密，除了錢包和必備證件，不外乎一本書一枝筆一串鑰匙一盒普拿疼，好友取笑我囊袋內的貧瘠就像我那從未發揮功能的子宮。會不會是早在幼時企盼母親打開皮包的霎那，物慾就已經自我滿足。

該發生的事或許早已注定，就在好友開過玩笑的隔天，醫生告訴我癌症蔓延必須盡速割除子宮。陪伴在一旁的好友關切的問：「還好嗎？」我說心裡只有一個去吃大餐的念頭，這樣算不算開悟。她大笑幾聲說要去「101」買下猶豫數回的三千多元進口紅鞋，再請我去吃頓豐盛的日本料理。買完紅鞋，還沒到用餐時間，我們並肩坐在矮

籬邊，她電話一通通的打，告訴朋友們我得了癌症的消息；而我只是靜靜的仰望天井，微光中猝然憶起母親那只赭紅色的皮包。

潮落

下墜下墜下墜！掉下來的不是牛頓的紅蘋果，而是囊袋裡還沒有罷工和歸位的器官，那塊空下來的三角地段寸土寸金，任誰都想搶佔一席！

「滴滴！」儀器上的刻度下降了幾格。我打了合法的嗎啡有點興奮，還有一點迷迷糊糊，靈魂？腦袋說靈魂還沒出竅，因為痛感還在。

蒼白，白色紗布白色制服白色的水泥牆還有我的臉色都很蒼白。腦海裡偶爾有一些顏色飄進來，朋友的笑臉親人的淚水看護唇瓣上的紅胭脂和主治醫師的綠色手術帽。

晝夜顛倒了？時間被護士的身影切割得支離破碎，空間被鄰床的初生女娃兒哭破了一個大洞。時間被肉體綑綁，白天我睡著，看護只能趁機打盹；夜裡我醒著，看護才得以鼾聲連連。唉！時間在空間裡錯亂了。

母親，我靜靜的躺在床上像你一樣，無聲無息沒了知覺。母親，我靜靜的躺在床上像小時候一樣，不吵不鬧不再說故事。

麻藥還沒退完，時間繞出一圈又一圈的喘息，時間在等待，等待機緣一到拂塵一揮就要點召空間裡零散的魂魄。

「橫剖還是直開？」「橫的吧！左邊右邊都痛。」「中間這一條是？」「該不會劃了一個大十字！」幾隻手指在敷蓋的傷口上揣測著。看來錯亂的不單單只有時間。

「排氣了沒？」「-----」「排氣才可以吃東西。」「下來走走，腸胃才能蠕動！」「圍上束腹就不會有下墜感。」「報告呢？」「下午送來。」醫生護士實習生站著，一色的白。

點滴已經拔掉，時間放慢了腳步。今天有更多的顏色飄進來，同事捎來東海岸的祝福，半百封孩提的慰語讀出我行行熱淚；外甥女送上幾株醉人的海芋，友人也遠從花蓮攜來親植的原生野百合。

夜，靜了下來，時間在空間的殿堂裡吐納盛滿的百合芬芳。

「好香的百合！」今天是週末，主治醫師穿著運動服晨跑過來，說檢驗報告已經拿到，這是少有的特例兩種癌細胞並存，波及到組織和淋巴-----

「我不要做化療！」

「嗯，先做一段電療。」醫師轉向助理，「跟放腫科連絡，安排 IMRT。」

「那 CCRT？」助理似乎從醫師的眼神裡看到了答案。

「做就做啊，怕什麼？」「怕吐。」「你連死都不怕了還怕吐！」「會掉頭髮。」「擔心什麼！頭髮掉光了還會再長。」好友要我勇敢面對現實。

我有太多的擔心和恐懼，那是大宅院裡的童年夢魘，抑或是割除子宮殿堂的後遺症？進出手術房多次的我早已看淡生死，怎會畏懼這小小的幾隻癌菌？

白天，親朋好友傳來聲聲問候，醫生護士也帶著句句關懷。夜裡，父親劃破塵埃駕著雲朵而來，母親更是招回殘剩的魂魄飄進了窗口；夢蓆上眾神在微笑，父親攬星光環抱我，母親撈月河之水洗滌我。

母親，我的紅袋不見了，它被癌菌啃噬被利刃剝碎，被狠狠的拖出黑洞；宮刑後，

白床單上一片血肉模糊。但母親，我的提袋反而變得好重好重，這滿溢的愛隨時都會炸開一顆肉丸子的香氣。

明天要拆線！不用嗎啡助興我已經很嗨，開瓶香檳來慶賀怎麼樣！別樂昏頭，先盤點一次累掛在身上的存貨。裝血水的橡膠球兩顆、畫著刻度的尿袋一個、輸尿管一條，另外還有層層紗布膠帶和不曾謀面的縫線。

今天醫師助理笑容可掬，白紗布裡的秘密就要揭曉-----

「酷！」我望著肚皮上的長排天梯大叫，問朋友的手機可拍照否。

「忍耐一下！」醫師助理撬開第一根釘子說。

「一點都不痛。」「聽說你很能忍？打針捱刀都不怕！」「嘻！有一點癢，像螞蟻爬過。」三十幾根釘子攤在無菌布上，一條飛龍般的傷口從陰部直切到肚臍眼。

「痛！」引流管被抽離時我還是叫了一聲，感覺腸肚都被扯了出去。

「尿管還不能拔。」「嘎？」「爲了避免感染。」

終於可以出院！但離開白色巨塔前還有一個重要的儀式，白衣天使引我到陰暗的洞窟，命我褪去衣物，用黑筆在我的軀體上劃下三個十字，又囑咐沐浴時不能洗掉。我躺在冰冷的鋼板上，像隻待宰的獻祭羔羊，這只是預演，苦刑還沒正式登場。

終於可以出院，這十二個日子緩慢的爬行，彷彿攀越了十二道黃宮。時間回來了，回到水泥叢林籠籠般的方格中，回到尿袋和膀胱的拉距裡。時間任尿袋更替了紅袋，完全不理會我的煩躁。

電療已經開始，我的下墜感與日俱增，該不會是接近滿月的緣故？黃色潛艇穿過辛亥隧道，大英博物展的幡旗在故宮前飄揚；堤頂大道上的五角船板企圖以胴體跟蔭擁的陽具抗衡。回程，春陽乍暖，尿袋已經拿掉。幾天後三角凹陷也被填滿，下墜感不再，我改搭捷運觀看眾生云云，步伐輕盈了些，裹腹的枷鎖終能束之高閣。

台北捷運站裡湧出一條條人河，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行色匆匆，語音嘈雜分不清是中文英語還是日本話，我左閃右移就怕不小心撞上一條大白鯊。啊！好想念東岸的海，現在該是飛魚產卵的季節吧！

風起潮湧，闊別多日的海岸依舊牽動著心絃。任浪花舐舔軟灘上的足跡，隨野草攀刺新織的羅裙，繞過小徑，我低坐沙灘上；仰望天女巧織雲髮，遠眺龍王將水飲盡，等待霧氣散去那座蜃樓就要浮出水面。

啊！太平洋，我母親的海。爲了重回你溫暖的子宮，我日日齋戒淨身，以白金漂洗血管用紅光電燒癌菌，餐餐吞嚥硒粉液鋅不輟。

啊！太平洋，我母親的海。爲了裸泳在你孕育的殿堂，我夜夜冥思默禱，祈山川參養生靈求神鬼眷顧大地，刻刻誦念迴向讖語未歇。

遠處船形教堂上天光熠熠，突地一陣風起，烏雲飛速攏聚，啪答幾聲，雨開始下了。片刻後，日頭再度露臉，山嵐冉冉，一座虹橋掛上天際。我不畏雨後微涼，撩起裙襖慢慢走進大海的波心，一襲浪花洗盡我多日的思念，款款暖流撫慰我稀疏的毛髮；薄衫溼濕，腰腹上隱透著三個黑色十字架，雨又下了。

療程還沒有結束，這次跟醫師告假回來是要解開多年羈絆的軸線，但這條紅絲線好似越拉越緊。啊，勿再多愁！掀開蒙塵的縫車再織一個兒時的彩夢吧！